

白袍下的醫生

帶您揭發醫生的真實身份



- 病歷是一篇篇雋詠的文章
- 體溫計指揮出美妙的樂章
- 候診室畫展
- 醫生不只是醫生

執編：鍾芷萍
美編：李介宏

悅耳的文字演奏者

莊裕安

他深刻可愛的音樂觀點，讓你在拍案叫絕之餘，不禁要佩服他豐富的想像力和細膩的心思。

莊裕安的文字間充滿了節奏和旋律，看完他的文章就像聽了一場音樂會。他深刻可愛的音樂觀點，讓你在拍案叫絕之餘，不禁要佩服他豐富的想像力和細膩的心思。莊裕安希望以後，能持續用「有趣」的筆來寫「無趣」的音樂，讓大家一起來分享音樂趣味的「從無到有」。

Q:請談談您閱讀的習慣

讀書對我來說，真是「壞習慣」，得到的報應是深度近視。

從內容來說，我每天要瀏覽兩到三分報紙。目前我訂的雜誌是《聯合文學》、《PC Home》、《音樂時代

》、《解讀時代美語雜誌》，零買《gramophone》、《BBC Music》舶來月刊。至於《內科醫學雜誌》，還不能隨興看看，因為要寄回「考卷」，換取「專科再教育」積分。一般書籍便十分繁雜，百分之七、八十是逛街時買下的嗜好品，每個月有三、五本報章雜誌要我寫的書評，或是出版社、作者要我寫的導讀、序文。

我已經脫離「打分數」檢驗閱讀成果的時代，幾乎談不上閱讀壓力。沒人管你今晚臨睡前，手邊的書讀到第174頁或259頁，沒人管你記多少、忘多少。雖

莊裕安小檔案

- 66年考入本系(醫20屆)
- 71年入長庚見習、實習
- 73年入長庚內科
- 76年開業
- 79年出版《音樂狂歡節》
《跟春天接吻的一些方法》
- 80年出版《寄居在莫札特的壁爐》
《一隻叫浮士德的魚》
- 81年出版《我和我倒立的村子》
- 82年出版《囑士樂》
《巴爾扎克在家嗎》
- 83年出版《天方樂譚》
《會唱歌的螺旋槳》
- 84年出版《密濱拍子》
- 85年出版《雲想衣裳，我想CD》

然看來瀟灑，其實還是有「學海無涯，吾生有岸」的焦慮。

雖然閱讀習慣已接近神經質，卻不以爲苦。但是這種「解放」，是離開教學醫院後，才獲得的「予取予求」。

學徒時代可不能如此率性，否則畢不了業，考不取專科執照。十年前我的閱讀習慣和一般醫科學生同樣拘謹嚴肅，如果沒有昔日的收斂，恐怕也難有今日的放膽。

Q:請談談書中深刻、可愛的音樂觀點與音樂和您的關係

我的愛樂經歷，完全是個「野孩子」。我很喜歡小學和中學音樂老師，但台灣的升學主義，很難叫我們去重視這個「全無升學營養成份」的功課。我也從沒學過鋼琴、小提琴這些樂器，家裡並無啓蒙我的古典音樂唱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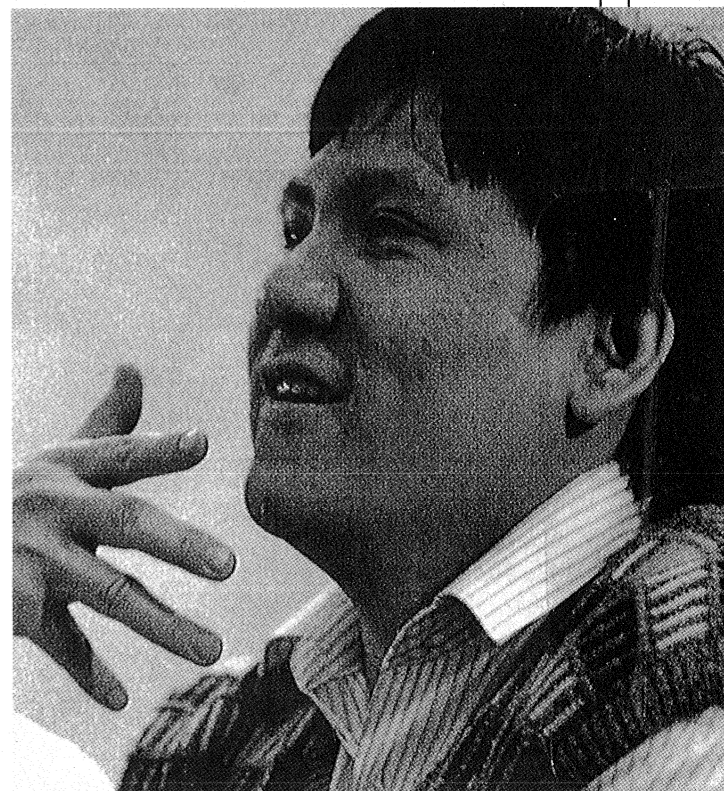
我幾乎是靠廣播和台中圖書館音樂圖書典藏，自己打下入門功夫。每個月領家教薪水，就犒賞自己，固定買四捲盜版卡帶。有些樂曲我聽得非常熟，只因為

搜藏太有限，只好一再重覆播放，大概在腦海裡刻下很深的刻痕。

我認真聽音樂時，學校裡已沒有音樂這門課程，既沒有老師可以諮詢指導，但也完全沒有壓力。後來我寫音樂文章，會如此與眾不同，應歸於「師出無門」，學經歷掛零。直到我在報章雜誌寫專欄，出版專書，人家才封我「樂評人」，其實正確說法我是「資深樂友」。

沒有升等、評鑑的壓力，我幾乎只聽自己喜愛的，或認爲在音樂史上舉足輕重的作品，難免形成「趣味主義」

。試想，沒有教授或同僚的叮囑與競爭，如果我還苦苦抱持苦澀、艱難的音樂不放，那定是怪胎了。可是在循序漸



進的過程裡，入門時還聽不來的作品，三五年後竟能甘之如飴，這也是正常的長進。到後來，我並不只停留在「趣味」階段，有很多現代前衛作品值得開發，你要給自己的耳朵足夠的時間。

您念書時曾參加詩社：請描述在學生時代和文學相處的情形

大一暑假參加救國團的文藝營，認識了初戀女友及一票寫詩的朋友。後來以東吳中文系為本營，結合台大、政大、文化等跨校同仁，成立《漢廣詩社》。《漢廣》出了幾個作家，現在台中「台灣時報」任副刊主編的路寒袖，便是領頭社長，活躍小劇場和詩壇的鴻鴻當年還是高中生，孟樊走評論路線，鍾喬也在劇場和報導文學頗有建樹。

文學和音樂是我在學期間，「痛苦的愉快，愉快的痛苦」。倘若不是這些東西糾纏，也許大體解剖實習不必暑修，多少學分也不必讀得慘綠，低空掠過。可是如果回到租賃的窄屋，一旦沒有蕭邦或楊牧

，很難熬過漫長的夜讀時光。放大看來，這是人生苦與甘的縮影。

Q:您何時決定要成為一個作家、樂評家？

我高二唸了自然組，高三唸了丙組，放榜後註定醫生這條路。以我在學成績，我以為自己會唸心理系，因為志願表上，就填醫學系和心理系兩種。我這輩子好像不會出現某分某秒

，「決定」要成為一個醫生。

同樣地，「作家」和「樂評家」頭銜也有「被決定」的況味。你投稿，被編輯採納、鼓勵，漸漸小有名氣，編輯主動向您邀稿寫專欄，篇幅多到可以出書，一本、兩本、三本，你就變成「established writer」。所以，總不能說，我是在第一篇或第一百篇散文、樂評完工時，決定要成為作家



的。

不過有一個時間落點很重要。我在長庚內科R3考CR時，主動缺考。那時長庚正擴展基隆、高雄院區，是很有升等機會。但我篤定要過點不一樣的日子，我的二哥也是從長庚小兒科R3出來的開業醫

，我對開業生活並不陌生，所以選擇同樣的路。我在76年夏天離開長庚，77年報禁解除索稿量大，元月便以新人姿態在文化版寫音樂散文專欄，一發不可

收拾。開業不一定和寫作有關係，我的朋友王浩威和陳克華在台大、榮總當主治醫師，不也是文華茂盛。但是開業使我更有「獨行俠」的氣質，可說是寫作的轉

捩先兆。

Q:醫師、作家、樂評三種身份如何兼顧？有何困難？有何助益？

可能你是未婚的，所以沒有把丈夫、父親、兒子、女婿這些人倫身份，列入比作家、樂評更重要的考量。即使



不寫作，醫生的家人也嫌他相處時間太少。所以，我盡量把社交減至最低，允許太太、兒子出席的，絕不單獨赴約，也推掉必須以「作家個人身份」出國的文學

之旅。縮減不必要的社交，省下時間來創作，是我唯一能掌握的。據說只有買咖啡豆這件事，能激發巴爾扎克不得不出門，所以即使不是醫生，寫作就是相當封閉的生活。減少社交，自然會失之桑榆，但如果您要在稿紙上收之東隅，那就自取所需吧。

至於開業對寫作的助益，那就是這行業本身已是「坐家」。大醫院有查房，來回各辦公室和會議室，但診所只有三十坪空間，非常堅固的「黃金囚」。只要沒有病人，便可以趕快順手拿起書，繼續未完成的章節。只要善加利用，開業醫師其實還是有許多「集零成整」的時間。

對醫學生未來興趣專長的發展有何建議？

台灣新電影裡的醫生角色，譬如像《海灘

的一天》、《冬冬的假期》等等，很喜歡安排他們聽古典音樂。在日據時代，這也是「文人氣」、「貴族氣」的象徵。即使到世紀末，音響大展的「Hi-End」器材行銷，醫生也是大宗顧客。當然，醫生也是繪畫、陶瓷、骨董市場的主力客戶。醫生這行業，按社會收入比例，將來恐怕不會如往昔那般「多金」，不知道是否這種特殊的藝術品味亦隨之淡化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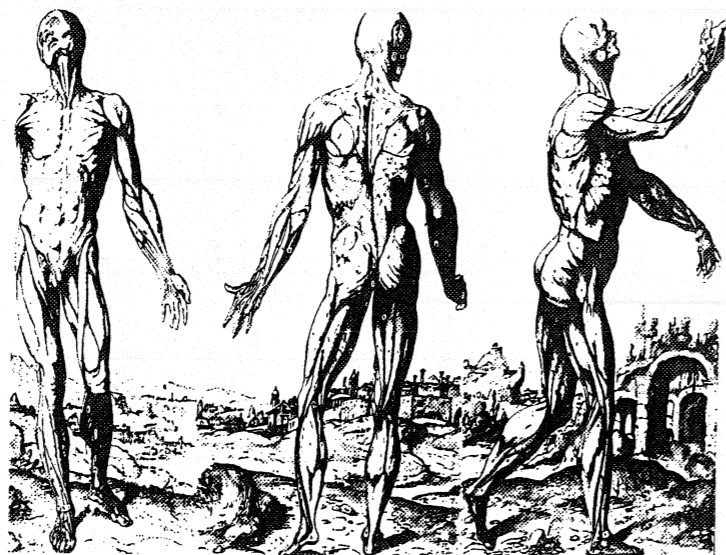
醫生的藝術涵養，當然不必像我這樣，到了「好為人師」的地步。但古典音樂確實是非常奧妙的平衡，我們談及「藝術家」，總有浪漫不羈的刻板印象。其實像巴哈，是個非常拘謹，拘謹到呆板的人，呆板得簡直像個小鎮開業醫生。巴哈非常數學，非常條理，非常均衡，非常謙虛，沒有宗教信仰

的人，聽聽巴哈的唱片，也有到教堂小坐一下的清淨感覺。

實際走過臨床，接受急診室、加護病房衝擊後，醫學生對生老病死，有更複雜的體會。生命很脆弱，也很頑抗，又是玻璃，又是水晶。我覺得醫學生如果要長期投入這個行業，要維持恒久的敏感和耐心，千萬不要把自己變成「數據人」。雖然看病要依賴一大堆數據，生化成數值、盛行率、存活率.....，雖然構成人體的基本單位是細胞，但人還是不可分割的。醫

學教育日後要走分科，內外婦兒科之下還有次專科，甚至專科裡還有更精細的領域劃分，很容易讓人見樹不見林。要避開這樣的盲點，只有在醫學院通識教育裡，多注輸入文精神。

你常在連續劇或通俗小說裡，看到很撲克臉的醫生嗎？社會存在這種實相，而且是很普遍的共相，才會讓編劇或小說家寫下這種刻板印象。如果你不開始聽點莫札特，那個你現在譏笑他很呆的醫生角色，嘿，不正是二十年後的你自己？



微服寫作的醫生

米喬·杜爾加

他，一邊行醫，一邊寫作；用他的足跡踏遍母國，為廣袤的土壤作深勘式的人性調查，卻寧甘隱密，一生自費出版，向時代開火作戰。

診所是在葡萄牙中部的古老大學城區，『阿杜福·郝莎(Adolfo Rocha)：耳鼻喉科』的招牌就掛在二樓的窗前。直至他去世的前幾年，郝莎醫生亦即米喬·杜爾加(Miguel Joiga)，每天還在這兒聽診。診所裡上上下下擠滿了書本、手稿，連藥方子也堆疊成山，米喬·杜爾加的大部分著作就是在這書倉內寫成的。他說自己就像躲在洞穴裡，也願意在這裡慢慢地無疾而終。由於診所有著行醫及寫作的雙重用途，令他想到「某些間諜的秘密活動，在門前掛出一個商號招牌，是為更好地掩飾身分。」

米喬·杜爾加：被公認了的本世紀葡萄牙

最重要的作家，壽終於西元一九九五年一月十七日，享年八十七歲。

杜爾加於一九〇七年八月十二日出生在葡萄牙東北部山區，父親為貧農。由於家境清貧，少年的杜爾加曾一度堅拒家裡的好意，自動輟學。這種倔強，獨立與反叛的性格也刻著他以後一生的軌跡。他

的父親只好把他送到巴西去，在一個遠房親戚的農地裡謀生。那年他才十二歲，在巴西過著胼手胝足的刻苦生活，一留就是五年。多年後他有機會重遊巴西，提到少年時代的異國生涯，說：「要做他鄉移民，也就是要變成一種『例外的生物』，註定了要與不幸為伍。」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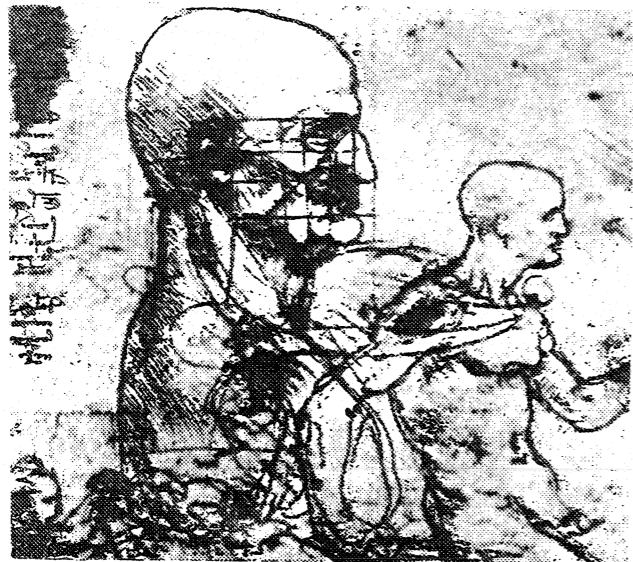


歲那年，他回到葡萄牙去，帶著艱辛掙回來的錢，回到學校繼續學業

交來往。他由一九三三年起撰寫他的個人日記，之後便沒停過。這就

只會更快的死去。」這種進退兩難的沈痛滋育著他一生的作品，使他永恆地擺盪於渴欲尋根與懼怕生根的兩極間。米喬·杜爾加的一生便如此，若不是窩守家園，便拋身天涯，在遠鄉異土裡尋索理想（非亞洲）。

一如他的小說裡的大部分籍籍無名或卑微的人物，杜爾加的文學可說是根植於葡萄牙的土地，為這廣袤的土壤作深堪的人性測量。而



。一九三三年終獲Coimbra大學頒發的醫科文憑。起初在家鄉的村裡實習，在一九三九年才開成了他那耳鼻喉專科的診所。

「在渴欲尋根與懼怕生根的兩極間擺盪」

也是從這個時期起，杜爾加開始了他的雙重生活：一邊行醫，一邊寫作。他先出版了一本詩集，與當時的一班現代派作者及畢素瓦結

是他日著名的日記選—「素面相覷 (En franchise inteure)」一九三四年他說：「儘管我的雙腿熟踏了吾鄉之土，然而我不再屬於這裡。就像那些被移植到國外去的樹木，諳盡水土迥異滋味。然而誰要把我改植原地的話，我



這種對祖國山河的熱愛沒有淪作膚淺的民族愛國主義之頌揚，是因為

：「假如我的足跡踏遍吾土，那是出於一種文化上的內在需要，而不是因為愛國主義云云那

每人的體裁有別，個人的搖籃自當按個人的身軀而製定，棺木亦然。」杜爾加在他的「葡萄

他說：「我在自己的國家裡迷失了，也是在這裡，我試圖尋回自己。」

從一九三七年起，他在歐洲作漫長的旅行，這使他見識了在法西斯政權下的西班牙、義大利，還有那立場曖昧的法國。他把自己的見聞和憤慨都寫進自傳體的長篇小說「創世紀」(La Creation du Monde)。也由於他公開的抨擊當時葡萄牙的薩拉莎政權 (Salazar)，書甫出版便遭查封，此後被禁達卅二年之久，杜爾君隨即入獄，到一九四〇年二月始獲釋放。

「憑一隻筆向時代開火」

自此他的著作便成了葡國政府的查禁目標。在一九四八至一九五〇年間，他是名副其實的被軟禁者，之後亦屢遭起訴，書本數度被查



麼愚昧，當我們像趕騾人一樣發掘一個國家的大地真貌時，其可獲之教益，遠勝你讀上卅多本的歷史教科書，植物學或經濟論著。更何況

牙」(一九五〇年出版)裡就說，自己是位「永不言倦的地理學者，每天需踱行數公里以上的路作為養料。」在一九五八年十月的日記內

封，連診所的工作也不斷受到刁難。然而，他還是堅拗地寫作下去，依舊自費出版，自負盈虧。診所自然權作書倉之用，囤積了他所有著作的存書。杜爾加不為任何人作書頁裡的題詞，「寧甘隱密的，遠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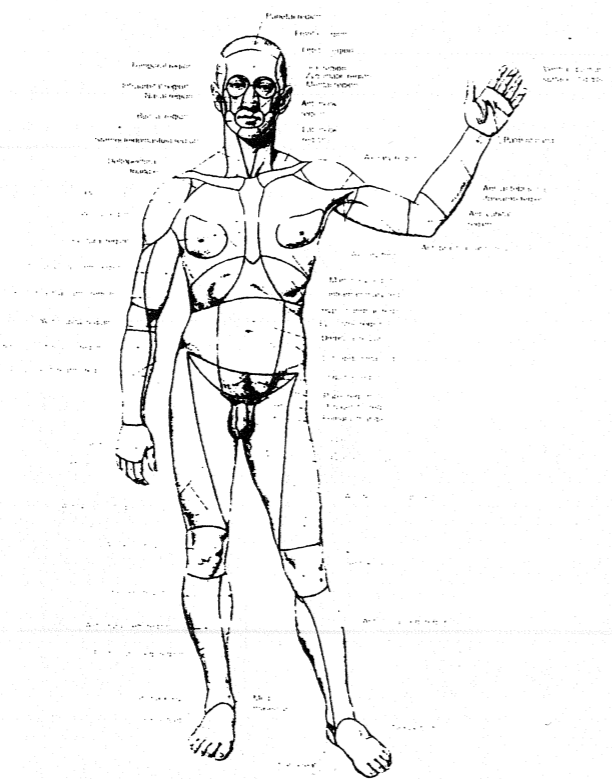
曝光媒體的耳目。」假若他的作品之成就有目共睹，是因為儘管他與他的時代開火作戰，這時代也終馴眠於他筆下，熔塑成藝術作品的一部分。杜爾加也是典型的無政府主義者，絕不攀黨附派，因此當葡萄牙解放時一九七年的革命成功，他的日記中寫道。「對著這



些軍人，我但願我能說：『你們辦事，我放心！』在過去五十年來的黑暗日子裡，也就是這些人驅捕我們、查封我們、囚禁我們，並以刀

鋒來鞏固暴君的政權。」

然而烏雲不能長久蓋月，杜爾加的才華逐漸為世人認識，自六十年代起，葡萄牙官方也正式承認他的成就—因為米喬·杜爾加的名字一直被列入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名單之內，儘管瑞典的文學院對任何葡萄牙語的文學作品從來不曾青睞。



在海天山水中享受生命的醫師

戴志龍

走道上的書櫃收藏了上百本書，
從尼采的哲學到藤子不二雄的小叮噠，
從宋詞欣賞到羅青的詩評，儼然是一個小小圖書館。

戴志龍醫師畢業於中國醫藥學院，現任台中市仁愛醫院的內科住院醫師。除了擔任醫師的職務外，他在進化北路的巷子裡開了一家名為「海天山水」的茶藝館。

海天山水音樂圖書館

一進入「海天山水」的店門，輕柔的音樂就流洩入耳中。換上舒適的拖鞋後，馬上就有店員前來親切地招呼。

有別於一般的茶藝館，「海天山水」還設置了圖書區和CD區。走道上的書櫃收藏了上百本書，從尼采的哲學到藤子不二雄的小叮噠，從宋詞欣賞到羅青的詩評，儼然是一個小小圖書館。一旁的CD架則

放置了六百片以上的CD，包括了西洋流行、古典和新世紀的音樂，任君點播。戴志龍醫師還告訴我們，旁邊架子上放置了許多和店風格相符的名壺作裝飾，那些茶壺是戴醫師的四舅自製自銷的，在鶯歌還小有名氣喔！

走下「海天山水」的地下室，馬上可以看到一個小型的演奏場地，可供一些音樂表演者發表他們的作品。另一邊則是用隔音玻璃隔間的視聽室，伴隨著高級音響，可以在裡頭欣賞著音樂或觀看影片。

戴志龍醫師驕傲地說，這裡的所有隔間都是他體貼的設計，讓來到這兒的每一個人都能有各自屬於自己的空間，不會受到外界的干擾

。「海天山水」還會不定期地舉辦讀書會、演講或畫展，說這兒是音樂圖書館是一點兒都不為過的。

實現大學的夢想

戴志龍醫師在大學時期的回憶是和許多知心好友一同建築的，基於對文學音樂藝術的共同喜好，他們規劃著，在大學畢業後能擁有一個屬於他們自己，而且兼顧沈思，學習和享受的場所。而「海天山水」就是將這個夢想實現的地方。

戴醫師於大學畢業後兩年，以五個好朋友為主體，一同開始著手實現這個理想。從一無所有到正式開店，前前後後花了四個月，這全有賴於戴醫師的許多好

友共同分工所完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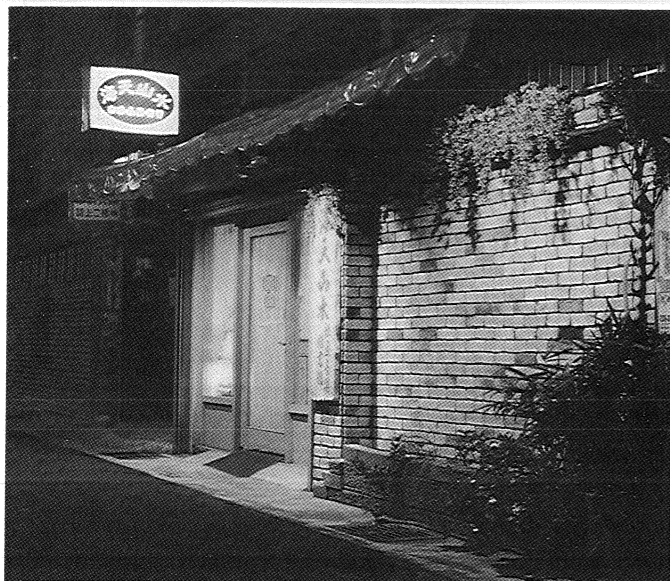
戴醫師回憶道，在设计這家店以前，他跑了好幾家茶藝館，不但肚子裡裝滿了茶水，腦子中也浮現了許多構想。由於資金不是很充足，店面是用租的，所以店裡的所有擺設必須是現成的，以後將店面遷移時會比較方便；戴醫師也沒有請設計師規劃，店裡的所有硬體設備和軟體構想都是好朋友共同設計的。一切都是最低成本，卻換來了最高級的成果。

平時戴醫師在醫院工作時，就由他的弟弟照顧店面，由於他弟弟對於音響有專業的知識，所以這兒又提供了另一項服務，讓欲選購音響的人有管道可循。

依據戴醫師的夢想，「海天山水」還在繼續擴充，CD、書籍數量的增加，視聽室的改善等等。一個有誠品書局一流之風格品味的茶藝館是戴志龍醫師最終的理想。

音樂是成長的背景

戴志龍醫師在國小



時參加合唱團，這算是他的音樂啟蒙，而他作的第一首曲子，就是小學時在風琴上彈奏產生的四小節小品。那個時候他表情的音樂，是和

他年紀不太符合的輕古典。

上了國一，他終於擁有一台幸福牌的小型收錄音機，戴醫師笑著說，當時他將收錄音機放在床頭，左邊音箱對著左耳，右邊音箱對著右耳，就像一個小小的環繞音場，滿足之情溢於言表。這個時候，他開始接觸喜多郎的新世紀音樂。

當他考上嘉中時，正是披頭四、滾石合唱團風行一時的六十年代，戴醫師很自然地就迷上了搖滾樂。由於父親的反對，他不能隨心所欲地放下課業而認真地玩音樂，組樂團。現在看到當時是高中同學，而現在是在舞台上活躍的伍佰，戴醫師有點感嘆當時錯失的機會。

欲地放下課業而認真地玩音樂，組樂團。現在看到當時是高中同學，而現在是在舞台上活躍的伍佰，戴醫師有點感嘆當時錯失的機會。

上了大學後，他接觸的音樂還是以新世紀和古典為主，並開始嘗試作曲。戴志龍醫師說，他用思考冥想的方式來創作歌曲，而不需要樂器的輔助。因此他的曲子風格多樣不定，而且受到六十年代詞的內容重於曲調節奏的民謠風影響，戴醫師的曲子大多用感性的詞去描述他生命過程中的某一段情境。所以由他充滿感情唱出的歌曲，可以窺見他的成長歷程。

圓融是交友的利器

戴志龍醫師說，若沒有朋友，就沒有今天的「海天山水」。而「海天山水」不但為對藝術熱愛的人提供一個處所，最主要的目的卻是，讓戴醫師的大學好友們可以有個相聚談心的地方，由此可見他對朋友的重視。

戴醫師說，現在的

個人主義氣勢高漲，標榜愛怎樣就怎樣的個性發揮至極點，因而無法完成群體的功能與和諧性。只有修飾自己的個性，不要讓性格上尖銳的角去刺傷了旁人，才能交到知心的好友。

戴醫師強調

，每個人都有優點，可以從朋友身上學習到許多書本上沒有的道理知識。所以對待別人不要預設立場，也不要輕視任何人，否則會很難放下自己的身段，而喪失了一次獲得的機會。

思考未來的生活藍圖

戴志龍醫師希望現在的醫學生不要只想著將來如何賺大錢，而是要認真地思考將來除了醫師的工作之外，要如何兼顧自己的生活品質



及生命的原則。

戴醫師認為，成長的方式有四種，一看書，二朋友，三旅行，四思考反省。又以思考反省為最重要。現在的社會擁有最低能量，卻呈現最高亂度，亂象層出不窮，這大部分是由於現代人缺乏反省，汲汲追求名利及欲望無窮所造成的。戴醫師語重心長地說，改善社會要從個人的反省作起，而當你放下名利欲望，你才是擁有最多的自由身。

戴醫師還說，要多把握珍惜大學時期，多學習各種事物，培養醫學之外的興趣和專長更是當務之急。他舉了這次三台轉播仁愛醫院晚會的例子，院方就借重他的音樂長才，完成了院歌並擔任晚會的音樂表演，讓他得到工作之外的成就感。戴醫師肯定的說，不管興趣或一技之長，在將來的生活都會需要運用的。

戴志龍醫師談到了他的生活藍圖，除了保養自己的身心健康，他打算將氣功，中醫和西醫三者結合來醫助別人，而他的生活品質就寄託在「海天山水」，讓他除了能完成醫師的使命，也能兼顧生活品質的提昇。

看著戴醫師沉浸在音樂中，笑容燦爛地在店中和知心好友談天，他的確享受著生命。

一個孩子

詞曲：戴志龍

一個孩子
惦底列家（在這個地方）
看到天上的星
希列攔花（閃了又暗）
依耶手中（他的手中）
拿著一塊餅
銬珈逼兇（哭的好悲傷）
餅也攏沒吃（餅也都沒吃）
攏想起當初
媽媽的笑容
依得心肝痛（他就很痛心）
為甚麼爸爸媽媽 來分開住（竟來分開住）
這塊餅到底要分給誰人吃
媽媽 媽媽
妳甘宰呀（你知道嗎）
媽媽 媽媽
到底你底叨幾啦（到底你在甚麼地方）
媽媽 媽媽
你甘宰呀（你知道嗎）
沒你ㄟ月亮（沒有你的月亮）
安怎看嘛缺一半（怎麼看也缺一半）
有你ㄟ月亮
安怎看嘛親像月餅（怎麼看也像月餅）

醫生不只是醫生

醫學是一門科學，亦為一門藝術。
做為科學的醫學橫跨著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
因為它研究的對象是創造文明的「人類」身心的病痛。

偉大的醫師都是具有藝術氣質的仁者。他們在實際的臨床經驗當中，深刻地捕捉了人類情感和心靈的真切面目，體會了悲歡離合，生老病死的真諦。他們從肉體和心靈兩方面去了解人，進而本著優秀的技藝和善良崇高的心靈治療人的病痛。缺乏藝術的氣質和對人生意義的深刻領悟的醫師不會是一個好醫師。同樣地，沒有對受苦難的同胞懷著不自禁的同情心也不是令人崇敬的醫師。

病歷是一篇篇雋詠的文章

醫生筆下的作品，尤其是小說，其所以獨創一格，主要是因為在行醫當中，培養起敏銳

而正確的觀察力。醫師兼作家的都德說：「引導著觀念、思想改進演化的兩個要素，一個是文學，另一個就是醫學。」文學與醫學之關係密切，由此可見一斑。

在國內相當受歡迎的作家侯文詠，除了他幽默的想法與文筆令人拍案叫絕，還將他在行醫時所見所聞記載入文章中，寫實深刻的親身體驗更讓讀者動容。

作家柴霍甫在開始寫作生涯之初，有人慫恿他放棄醫生的職業，當時他說了下面這段有名的話：「醫學是我的合法太太，文學不過是我的情婦而已，.....」後來他又說：「醫學確實相當擴展了我的領域，而且使我認清了事物的真正價值.....這種價值只

有醫生才能了解。」

西班牙最重要的一位現代作家是巴羅加，他是一位醫生、詩人兼小說家，在他多得驚人的著作中，他以寫實的筆觸，描出了農人和貧民窟裡貧民的生活，同時也平實的記述了一些醫生的事蹟。身為文學中堅的巴羅加，為這個敏感而又驕傲的民族留下了豐富的文學遺產。

當代最了不起的醫生兼文學家毛姆，把醫學上的觀察和文學藝術綜合起來，溶進他的小說中，像：「蘭貝斯的麗莎」和後來的傑作「人性枷鎖」。毛姆認為，每位作家都應該要有充分的生理學和心理學知識，那樣才能了解文學的要素是如何地和人類心靈與肉體相關聯的

體溫計指揮出美妙的樂章

文學復興時期的音樂家和醫師在藝術與科學的所有領域都是一同鑽研的。他們共享令人興奮的古代文化之再發現；在王侯的宮廷和學術中心，他們津津有味地探討古代醫學與音樂的關係。希臘思想將醫學與音樂的理論和希伯克拉底的「四種體液學說」及「宇宙四要素說」相提並論，而相信健康的身體與好的音樂都要依賴這些要素彼此間的互相平衡。這是早期音樂與醫學的關係看法。

近代的音樂家與醫師依然維持著歷史悠久的情誼；免疫學之父傑納醫師（Edward Jenner）能演奏一手優美的小提琴與長笛。赫姆霍茲（Helmholz）醫師在西元一八五〇至

一八六〇年間首先研究音樂的物理學與生理學原理，他在西元一八六三年出版了革命性的著作「音感論」。赫氏亦為一位知識廣博的音樂評論家。他的一位學生描述他的實驗室說：「像一幅擺著各種物理儀器，舊提琴和法國號的



靜物畫.....。」

醫師兼音樂家的例子更是不勝枚舉。十七世紀的荷蘭出了一位伯爾哈菲（Hermann Boerhaave）醫師，他既是偉大的醫學教師，又是傑出的室內樂演奏家。十九世紀維也納的人

道主義者史懷哲醫師，他是位遠赴非洲蠻荒服務的外科醫師，也是一位風琴家和巴哈音樂的權威。

在這許多喜好音樂的醫師當中，比爾羅斯（Bill Ross）醫師可說是最突出的一位。他初習音樂，寫下了不少音樂評論的文章，也創作了許多歌曲與室內樂，後來才轉而從醫。他精於鋼琴與提琴的演奏，與大音樂家布拉姆斯是莫逆之交，此外也是當時維也納許多作曲家和演奏家的資助者。他的住宅成為音樂中心，無數不朽的作品都在那裏首次發表。

奧恩布魯格（Leopold Auenbrugger）醫師靠他敏銳的耳朵發現了「聽診」的檢查方法。他也是一位音樂家，寫作歌劇腳本，以及歌劇「掃煙囪的人」等總譜。

另外有些人是放棄醫學，改習音樂的。最早是白遼茲（Hector Berlioz）。美國指揮家之父丹姆羅士（Leopold Damrosch）也是從醫學轉習音樂。

由醫師們組成的管絃樂團最早要算是維也納醫師交響樂團了。紐約大都會歌劇院的管絃樂團聘有職業性指揮家，而團員大多是醫師。每星期一次的練習與演出常被急診所中斷，而木管樂器也常常因為跑掉了一位婦產科大夫而無法演出中間獨奏部分。

當醫護人員因辛勞過度而身心疲憊時，音樂是最好的調劑品與療養品。它能很快消除醫師們的疲勞、煩躁與沮喪，立刻恢復愉悅的心情和精神，而繼續醫治病人的神聖工作。這也難怪選擇音樂作為醫學之外的第二喜好的醫師

是這麼不勝枚舉了！

候診室畫展

古埃及的畫家似乎沈迷於醫學題材的繪畫：薩卡拉陵寢（Sakkara）上的淺浮雕描繪出手、腳的外科手術，以及包皮割除、按摩術與分娩。埃及醫學之神的因霍泰（Imhotep）一生

擅長於醫學與建築兩種藝術的創造，他設



計了現存最古老的遺蹟——開羅附近的薩卡拉金字塔。這是最早醫學與美術的關聯。

繪畫史學家貢布立茲（EH Gombrich）曾說：「古老觀念著重於人體構造的展示，這種觀念不斷地刺激畫家去探討骨骼與肌肉的解

剖知識，而畫又成栩栩如生的人體畫.....。」

到了文藝復興時期，在人文主義的觀點裡，人類成為了物的衡量標準。人們從事於人體結構和機能的研究，再次引起醫學和藝術的結合。米開朗基羅除了使用活人當模特兒外，還

向掘墓者收購屍體來解剖。他研究人體外在形狀和內在構造；他精采的研究成果可見於他的著作「大衛·處女與孩童」，以及教皇宮殿中的巨大人像。偉大的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開拓了解剖繪畫的新紀元。屍體就是他的教科書。他和當時最有名的一位解剖學家德拉托烈（Marc Antoniodella）醫師合作，在羅馬聖靈堂

的停屍所裡工作；達文西一共解剖了將近三十具的屍體，收集了一千副以上的骨骼。他的成果包括了符合今日標準的骨骼圖，以及不少心臟血管的圖解，他畫的呼吸系統和生殖系統圖也十分正確，對當時醫學的進步是一大助力。

國內有許多擅長繪畫的醫師，如七十五歲的外科醫師林秋江，他於民國八十五年開了他第一次的畫展，線條色彩流暢自然的花卉作品頗受好評。還有一位台灣寓居美國的腦神經科醫師兼畫家陳家榮，他的半抽象畫作「誕生」為美國醫學院所爭購。

精神醫學也從繪畫獲取不少的助益，醫師們了解人類自古以來便一直透過繪畫來表達他們的觀念，發洩他們的情緒，於是便利用這種需求，而將繪畫用於治療上。

實用繪畫在現代醫院的設計和裝潢方面也扮演著治療的角色。室內外設計、家俱、顏色、和形狀皆影響著病患的情緒。

奧斯勒說：「醫學和繪畫都是嚴肅的情婦。」意謂著醫學和繪畫兩者共享有同一個起源和承襲的財產，兩者都熱衷於人類和自然的結合與研究。

最後要提及的是蘇德霍夫（Karl Sudhoff）醫生，他曾說：「十分了解醫師救世主似的職業的人，不會再對醫學和藝術間的聯繫有所疑問；他能以一種廣闊的眼界體會所有藝術奇妙傑出的結構，亦能體會醫學和藝術如何編造成這個結構，又如何透過彼此，成為偉大的人類撫慰者。」

醫生不只是醫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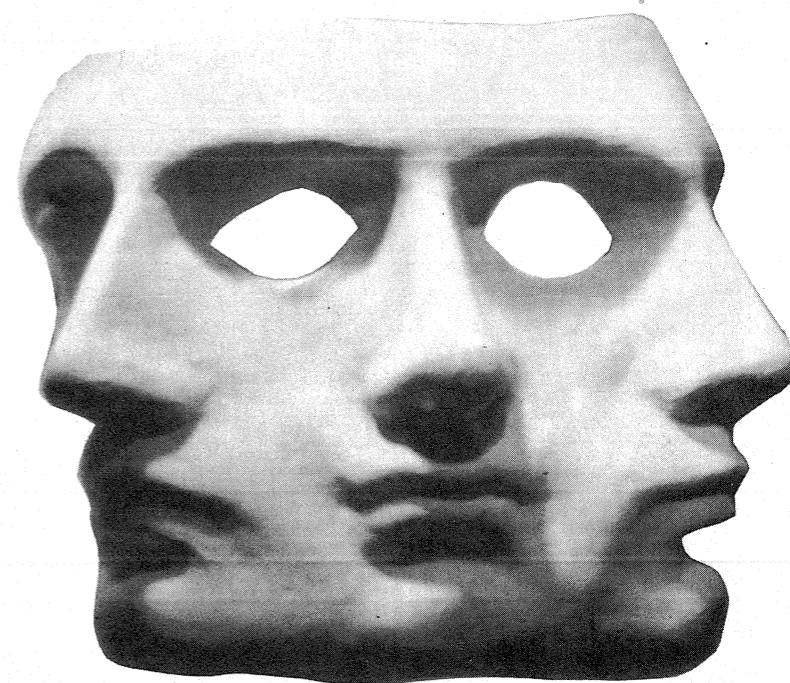
此專題的目的是希望醫學生，甚至醫生們

在接受醫學知識教育之外，有機會涉獵談論醫學與各種藝術之間的深厚情誼、密切的關係。了解到藝術可以拓廣醫師們的眼界和涵養，使能夠了解病人們的心靈，更進一步把握治療的技藝。

不一定每個醫師都必須身兼作家、音樂家或畫家的身分，只要有一顆虛心欣賞和貪心涉獵藝術的心，就可以幫助改進生活的內涵，所以，一個真正的好醫師不應只是一個醫生，更應該是一個欣賞家，並且對人生意義在深刻領悟的哲學家，這樣方能真正的發揮生命，並怡然地享受著生活。

參考書目

- * 誠品閱讀雜誌
- * 鄭泰安醫師的專欄、譯作
- * 民生報 85.10.28
- * 聯合報 85.12.1



『在這裡，富裕一詞必須重新加以定義。通常我們擁有越多越感驕傲，但是這裡的付出越多越感滿足。能夠大方施捨才是最高境界，而毫不節制拼命賺錢則是最大的恥辱……。他們關心內心真正的快樂，所以不會向外尋求。』 ~Henri-Frédéric Blanc